

西湖文化景观的生态美学价值评估¹

柳伟平

【摘要】：生态美学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因此包括合伦理性、合规律性，强调审美交融。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合伦理性，体现于景观和城市的和谐共存，体现于西湖园林的“小中见大”的风格，也体现于鸢飞鱼跃的生机之美。它的合规律性体现于传统园林的模山范水、因地制宜，体现于现代生态园林的以人合天：保护了连绵的山水和自然栖息地，增加了生物多样性，同时依靠可再生能源。审美交融则体现于西湖景观的两个意象体系：在“芳景如屏”的意象体系中，西湖是游乐、欣赏的对象，物我之间还存在隔阂；在“林泉高致”的意象体系里，强调物我交融，因此更具生态美育价值。

【关键词】：西湖文化景观，生态美学，审美交融，生态园林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生态美学以生态伦理学为基础，将生态系统视为整体，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整个生态系统达到共生、共存、共荣的和谐状态，既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也关注人类生存状态，致力于改善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以“诗意栖居”取代“技术栖居”，从而达到审美化生存境界。正因如此，生态美学应当包含真、善、美三部分。

所谓“真”，就是合规律性，指按生态规律处理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作为衡量是否符合生态美的标准。其次，所谓“善”，就是合目的性。与传统的审美理论不同，生态美学非常重视伦理意识，认为“善”（对生物圈中所有物种及其环境的爱护）是生态美的基础。最后，生态美学中的“美”，则强调“摒弃主客两分的传统审美模式，代之以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审美交融模式”^[1]，使人的身心都得以自由，物我两忘，毫无隔阂，进而与世间万物相融为一体。

生态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对建设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以下简称“西湖景观”）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之作，具有很高的生态美学价值，而且在生态城市建设中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此值得仔细解读。

一、“天人合一”：杭州西湖景观的合目的性

“天人合一”是指天与人相应相合，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强调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中国人在楼宇建筑和园林营造方面总以体现“天人合一”为最高追求。西湖景观的整体格局包括两个：一是“两堤（白堤、苏堤）三岛（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的景观格局；二是“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关系，由西湖水域与环湖群山、湖东城市沿湖景观共同组成。随着城市发展，西湖景观逐渐融入到杭州城市结构之中，彼此相依相存，形成有机的城市肌理，所以西湖景观的核心气质就是“天人合一”，体现为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共融、人文与自然的共融。

具体而言，西湖景观的“天人合一”精神体现于三个方面：

¹**【基金项目】**：2016 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生态审美价值评估及生态美育功能研究”（批准号：Z16JC069）；2017 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天人之境——杭州城湖共生模式的生态美学解读”（批准号：2017CBZ03）。

（一）“天人合一”表现在景观和城市的和谐共存上

西湖作为天然潟湖，本来极容易堰塞以致消失。但通过人工治理，西湖一直保存至今，并成为景观，其作用也是逐渐变化：起先作为蓄水湖泊，为城市提供饮水和灌溉；此后作为风景名胜，为市民提供游玩的去处；如今作为生态西湖，以其有机的生态系统，改善了城市的人居环境，并成为市民心灵栖居和生态美育的场所。所以，西湖景观是自然系统与城市系统共生共荣的杰出范例。

（二）“天人合一”体现于西湖园林“小中见大”的理念

西湖景观中的园林设计是在“以小观大”的观念指引下完成的，一石可代一山，盆池可代江湖，以塑造具体而微的景物，构成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式，正所谓“葦茅如蜗庐，容膝才一丈。规园无四隅，空廓含万象”（杨怡《和章棨西园诗》）。这样，人在园林中，就可以体察宇宙之运行。对于这种“芥子藏须弥”的风格，宗白华认为这当中表现着“美感的民族特色”，他在《中国美术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里写道：“古希腊人对于庙宇四周的自然风景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他们重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界。……小中见大，从小空间进到大空间，丰富了美的感受。”^[2]在西湖景观中，诸多园林内部的楼阁亭桥虽小，但透过门窗，越过树梢，游人可以仰观宇宙之宏大，俯察四时之烂漫。这样，小空间就融入大空间，阁楼就融入了天地，而游人身处其中，得到这样的审美暗示，自然也能与宇宙相融了。

（三）“天人合一”体现于鸢飞鱼跃的生机之美

西湖景观中生灵众多，花卉、早木、虫鱼、鸟兽，展现出一派天人和谐的勃然生机。比如竹素园中则多竹，其淡泊、清高、气质凌云，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品格。孤山多梅，其风姿高雅、清香隽永、凌寒独放，也让人们由衷喜爱。景观中常有白鸽飞起，争啄游客喂食的玉米和面包树梢上偶尔会跳跃几只活泼的松树，在树干上停住，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盯住游客只是看；水里更是游着千万条锦鳞，使湖面显得生气勃勃。当人们喜爱这些生灵，将它们视为好友、知音，自然不会去侵扰、伤害它们，而是会对之关怀备至。这种情怀向前延伸，就会善待自然，善待生命，乃至善待地球。这就是生态审美教育的意义所在。

二、“道法自然”：杭州西湖景观的合规律性

所谓“道法自然”，在景观构造中，主要是指能尊重生态规律，以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为原则，正确处理景观与自然的关系。西湖景观能“道法自然”，通过模山范水、因地制宜以及理水技巧，贯彻了“法天贵地、假中见真”的生态美学原则，使景观不仅源于自然，尊重自然，模拟自然，而且进一步做到了超越自然。

（一）传统园林的因地制宜

中国传统园林重视根据地貌形势来规划设计，布局利用天然地形，其主旨是：先保留原有自然生态系统，适当地加以保护利用；再在这个基础上建筑园林，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

在西湖景观中，西泠印社园林是因地制宜的典范。它居山而建，在自然山岩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亭台楼阁依山势而建，高低错落，井然有序，可见自然之巧；摩崖林立，墨迹纵横，可见人文之美。总体而言，它与湖山林木相融为一，堪称园林佳作。

太子湾公园在设计中借鉴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特点，“严格遵循山有气脉、水有源头、路有出入、景有虚实自然规律和艺术规律，设计秉承了中国传统自然山水园的创作理念，因山就势，巧妙地挖池筑坡，形成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地形”^[3]。公

园中的主要水系源自西湖引水工程的明渠，水流往前，有时蓄成清澈的水潭，有时跌落成喧闹的瀑布，有时环水而成优美的绿洲，并且在流水上设置轻灵的小桥，这都是因地制宜，使公园充满水之灵气。

而苏堤春晓、平湖秋月等著名景点则借助于湖面之浩淼而成景。郭庄的池沼更有典型性，其水体设计是以两宜轩为界，将水面一分为二，一侧为一镜天开区域，一侧为静必居区域；当中流水互通，遂有隐约迷离且不可穷尽之感。

此外，灵隐寺借助于溪涧，一带流水曲折萦回，给人以源远流长之感，加上岸边的闲花乔木，表现出真实的野趣。理安寺园林以九溪十八涧闻名，溪流中叠石做成跌水景观，于是绿树之间，一片涧水轻响，让游人内心宁静。此外，玉泉寺借用玉泉，虎跑寺借助虎跑泉，都显得清幽而动人。

（二）西湖生态园林的“以人合天”

杭州在“西湖西进”工程中，利用湖西湿地优势，以人合天，建成数个“湿地生态公园”，使之成为环境净化的“绿肾”，不仅形成优美的景致，而且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湖西公园湖水清澈，花木繁密，水草丰盈，颇为幽静，堪称西湖最美的部分。走在临水的原木步道上，但见幽林里水杉树高大笔直，各种灌木挤挤挨挨，溪水蜿蜒而过，岸边花草斗艳，轻风吹动树叶和溪水，伴着嘤嘤鸟鸣，更有松鼠在林间自在跳跃，真是自然活泼，浑然去雕饰。

除了景观之美外，湖西还承担着更重要的任务。这里靠近西湖群山，是西湖天然水源的必经之地，而湿地能有效地净化入湖水体，从而控制污染、抵御洪水，并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之所，形成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生产力较高的生态系统。从生态功能分析，它有如下几个作用。

1. 保护连续的山水和自然栖息地

湖西景区的建成，使原来被西山路和建筑物所阻隔的自然山水得以重新相连，加上山水之间整修出的过渡带，使自然栖息地得以完全，为多种动植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呈现出游鱼往来、水草青青的和谐之态。

杨公堤上是马路，有行车往来，自然会切断自然栖息地。作为补救措施，堤上设置六桥，而且恢复明朝时的拱形，沟通了水系和自然栖息地。环壁桥沟通金沙港和曲院风荷公园，流金桥沟通两侧的水森林湿地，卧龙桥沟通茅家埠湖水和西里湖水面，隐秀桥沟通茅家埠湖水和西里湖水面，景行桥沟通乌龟潭和鱼乐园，浚源桥沟通浴鹄湾和花港水系。同时，人行栈道凌空于湿地植物之上，游走于绿树青草之间，保持自然过程的完整性，减少人工痕迹，不对生物自然繁衍发生干扰。

为了增加生物栖息地，湖西景区的驳岸设计可谓匠心独具。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等地水面较大，其驳岸都采用缓坡入水，让湖岸向水中自然延伸，缓缓入水，同时栽植各类植物，比如菖蒲、鸢尾等，既形成悦目的景致，也能吸引来自自然界的各种生物。

2. 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湖西公园设计中，顺应自然条件，合理利用土壤、植被和其他自然资源，保留原生的、复杂的自然群落，并因势利导，增加物种的多样性。同时充分照顾到生物的区域性，尽量使用乡土植物，并发挥其生态功能，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引来本土野生动物。

水生植物对于维持湿地生态平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湖西湿地中，种植了菰菜、白睡莲、泽泻、浮萍、紫萍、中华萍蓬草等漂浮植物与浮叶根生植物。它们能清洁水质、吸收矿物，为鱼类提供氧气、食物以及繁殖的场所，并吸引来昆虫、青蛙等习惯于湿地环境的生物，使湖西湿地成为具有生生之美的生物乐园。

3. 依靠可再生能源

在湖西公园设计中，充分利用降水和山中水源，对湿地植物进行滋养，不需要人工浇灌；充分利用自然的通风、日照，让生态系统健康成长和自我维持，并达到良性循环。同时设计者也注重材料的循环使用，在湖西公园的游步道中，均采用原木步道；桥梁除了保留原有的石桥，后加的道路也是原木的材质；驳岸的处理或借用卵石，或借用木桩，或是缓坡入水，都运用了生态材料，能有效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4. 水体净化中人工结合自然

在西湖景观中，湖西湿地是运用自然之法对生态予以修复，另有一些生态湿地公园则采用了自然系统处理技术对水质进行了修复。由于天然湿地是脆弱的生态系统，接触太多污染物会使它不堪重负，所以需要专门设计和建造湿地，让植物、微生物、基质（即植物生长的土壤或砂砾）发挥作用，有时也要加入净化器械予以辅助，这也正是“以人合天”。

比如长桥溪水生态修复公园就兼顾了外在的景观美和内在的生态净化功能。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片充满野趣而又平静祥和的水景，蜻蜓时而点水，时而飞舞，两岸夹长着茂密修长的芦苇和水草。而其实呢，它却是一个人工加自然的净水系统。溪流流经“澄观亭”时，会被一个地理式污水处理系统初步净化。而后，溪水进入人工湿地，在挺水植物和浮叶植物之间被吸收、降解掉污染物质，再进入挹清池（多级曝气区），经过多级跌水，增加含氧量后，再通过浣碧池里各类植物的深度处理，水质已变得相当清澈。最后，溪水在濯缨池进行沉砂调节，就达到了排入西湖的水体标准。

总之，西湖景观的营造遵循生态原则，遵循自然规律，最后使景观呈现出外在的自然美、内在的生态美，达到人工与自然的相互融合，实现了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三、“审美交融”：杭州西湖景观的美育功能

程相占先生曾对生态审美与传统审美的区别进行了辨析。他指出，对于“审美”二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领会事物或艺术品的美。”按这样的理解，“审美”属于动宾关系，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欣赏和领会，这是典型的主客两分思维。一般认为，主客两分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与生态危机存在莫大的关联^[4]。生态审美则超越主客两分，达到主客相融，使人与万物建立亲和关系。

我们对西湖景观进行生态审美时，审美对象并非景观本身，而是景观与心灵交汇后形成的西湖意象。因为西湖景观经过千年的欣赏，读解，提炼，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西湖意象。而后人亲历西湖景观，或者接触有关媒体（诸如诗词、绘画、影像），耳濡目染，就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西湖意象，既能促使人陶醉于湖山之中，得到身心的舒放，又能培养一种对自然的亲近之意、呵护之心。西湖意象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芳景如屏的意象体系

杭州作为名胜，风景天下独绝，西湖“春则桃李呈芳，夏则芙蓉设色，秋则桂子施香，冬则白雪幻景，其雨既奇，其晴亦好，白日固可游览，夜月尤属幽奇，不闻其有不备之美也”^[5]，于是西湖如画的形象深入人心。

白居易写过许多西湖诗，皆缠绵动人，着力概括西湖之美，如《春题湖上》更是其中代表：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诗中以“画图”为总评，再细写画图景物，使我们几乎疑心诗人已化身画师，立在湖滨，铺开画纸，先是寥寥数笔，勾勒出湖山格局，再用细腻的笔触，绘出松、月、稻、蒲，色彩鲜亮明丽，意象直观生动，又富有生活气息，使图画十分饱满迷人。面对此画，诗人由衷地说出“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自然是“万千赞叹，尽此二句”（《唐七律选》）。

在白居易心目中，西湖这幅长卷中，意象丰富，而且都是大红大绿、明丽优美，甚至是有些浮艳的。而此后文人写西湖如画，也都套用了这个意象体系，华丽艳冶，如龍翠，如明铛，色彩缤纷绮丽，让人由衷感叹，西湖真是欢筵乐舞的所在。

而“芳景如屏”的意象体系往前发展，就演变成“晴雨丽人”的意象体系分支。诗人们将清丽山水比作美女，有血有肉，更显得亲近。在白居易《春题湖上》和《杭州春望》等诗中，出现了“青罗裙带”“草绿裙腰”等有女性特征的意象。此后的文人游赏西湖，眼前的湖水、群山、绿岸、烟树、锦花，以及红袖翠衣、游船新曲，丰富的意象让人眼花缭乱，展开“西湖如美人”的程式化想象，诉诸笔端的，是青罗裙、菱花镜、香奁、宝镜等女性化的妩媚意象。

（二）林泉高致的意象体系

西湖山水一直盛行隐逸之风：葛洪在此修行，林逋在此隐居，西湖禅师行走于湖山之间，以丘壑意趣净化着尘俗之心。于是在西湖新旧十景中，除了苏堤春晓、柳浪闻莺等热闹的景观夕卜，也有平湖秋月、云栖竹径、断桥残雪、雷峰夕照等清寒幽静的意象。

可见，在文人雅士心里，西湖除了芳景与丽人之喻外，还有一个“西湖如隐士”的意象体系，称之为“林泉高致”。这个意象体系的创造者，正是北宋林逋。他身处西湖山水之间，因为性情的缘故，虽然同样写青山绿水，却有别于白居易笔下的娇艳绮丽，而着力于表现湖山的空灵幽逸。且来看这首《西湖》诗的额联：

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

“僧眼碧”用典于《高僧传》“达摩眼紺青色，称碧眼胡僧”。一湖春水，在白居易眼里柔媚如女子，而在林逋看来，却如达摩祖师之眼眸，清静而平和，超然于物外，有神秘的佛家色彩。后一句中，晚山呈现青色，这是实景，但林逋特意将青色写成绘画专用的石青——“佛头青”，暗含僧侣佛像青色的头皮，更是别有一份禅意。再来读他的《孤山寺端上人房可望》：

底处凭阑思渺然？孤山塔后阁西偏。

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

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

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重来看雪天。

寺、田、鸟、烟，宛如四幅风景画，色彩古朴简淡，展现出高僧端上人所居之环境。而这与诗人不慕荣利、潇洒物外的性情相吻合。正因如此，他留连其中，决定等到冬日之时，再来这佛门圣地观赏漫天雪花。这首诗写的是西湖景致，算是游览所见。

而他的《小隐自题》，写的就是他在西湖边的日常生活。

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

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

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

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

诗中仙鹤本应忙于啄食，却临水久立，从容闲适之极。蜜蜂本应忙于采蜜，此刻却慵懒洒脱。这虽是写鹤、蜂，却显然是写自己。因为唯有闲人，才能抱着一份闲心，恬然而长久地观赏那鹤、蜂的举止。全诗的情调惬意之极、轻松之极，笔法妙处横生，充满了隐逸的高趣。

当然，林逋笔下的湖山除了幽寂之外，细节处又是充满生机的。他与湖山为友，日夜徜徉其中，就发现了大自然盎然的生趣，由此获得身心的宁静与活泼。

昼岩松鼠静，春堑竹鸡深。——《湖山小隐（其二）》

草长团粉蝶，林暖坠青虫。——《小圃春日》

林逋简单地选用了眼前的意象，就写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境界，令人身心俱宁。

综合来看，林逋笔下的西湖，具有超脱冲淡、开阔幽邃、灵动野逸的特色，深具老庄意味，又有禅宗情趣。这样的西湖，对于人们的身心都会有极大的抚慰。

（三）两个意象体系与生态审美

“芳景如屏”和“林泉高致”两个意象体系，一个热闹，一个宁谧；一个世俗，一个超逸。两者各自发展，并行不悖，使西湖山水意象兼容并包，活泼中不失艳丽，艳丽中不失雍容，雍容中不失洒脱。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容易主客两分，将外在事物作为我们认识或利用的对象，于是人与物之间就有了一道间隔。陆象山曾说：“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象山全集》卷一）正所谓“误入尘网中”“久在樊笼里”，人被自隔于牢笼之中，不自在，不自然，天性受到压制。

而人原本处在大千世界之中，与世界万物是一体，并得以逍遥而畅游，但一旦进入主客两分的思维框架中，人就被局限在“自我”的有限空间里。而通过生态审美，可以超越自我，超越这道间隔，回归世界万物中去，从而得到人生的自由。

从这点来说，西湖“芳景如屏”的意象体系，就是一个良好的审美对象。只不过，当人们面对美景，想到的只是游乐，欣赏，那么物我之间难免还有隔阂，并不能让人悠然宁静，与天地精神往来。而“林泉高致”的意象体系，则能更好地体现出生态美。因为生态美学观将人与自然放在平等和谐的关系之中，文人在山水中陶然自醉，又追求大自然的清幽澄静，使人与自然交融，达到无我、不隔的境界，获得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愉悦。他们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如同朋友和对话，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无论是动物、植物等有生命的物体，乃至山脉、大河、岩石等无生命的物体，统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自身内在的审美价值”^[6]，都应当获得重视与呵护。

如今，坐在西湖之滨，人们虽未必生归隐之心，但看到远处云山澹澹，起伏连绵，雷峰塔、保俶塔静静挺立；湖岸高树林立，草木葱茏；开阔的水面上，烟水浩淼，游船往来，偶有鸥鹭振翅掠过，好似一帧水墨山水长卷，意境开阔，令人内心澄净，于目游神移之中，感受湖山气韵，体验自然与人的和谐，真是极美的感受。

四、结 论

近代中国城市景观公园设计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以整齐为美，追求视觉的冲击，盲目追求名贵树种，不惜斥重金引入外来树种，或是植被种类较为单一，不仅没有良好的生态净化、生态修复功能，反而破坏自然环境。

西湖景观奉行回归自然、简朴素雅的观念，尊重自然规律，倡导物质能源循环利用，重视场地自我维持，发展可持续的生态处理技术，促进生态、经济、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它既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也有很高的生态审美价值，同时能对市民、游客进行良好的生态美学教育。因此，西湖景观建设是杭州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积累，对于中国生态城市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值得总结和推广。

[参考文献]:

[1]程相占：《论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35页。

[2]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3]刘延捷：《太子湾公园景观构思和设计》，《中国园林》1990年第4期，第21页

[4]程相占等：《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76页。

[5]周清原著：《西湖二集》序，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1页

[6]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